

大秦帝国

铁血文明

孙皓晖◎著

全新修订版 第五部

大秦帝國

全新修訂版 第五部
鐵血文明
上卷 孫皓暉◎著

目 录

楔子.....	1
---------	---

第一章 初政飓风

一 歧路在前 本志各断	9
二 大道不两立 国法不二出	21
三 人性之恶 必待师法而后正	33
四 旷古大旱 老话题突然重现	48
五 韩国疲秦计引发出惊雷闪电	60
六 振聋发聩的《谏逐客书》	68
七 欲一中国者 海纳为本	77

第二章 大决泾水

一 治旱大举 纲在河渠	82
二 雪原大险 瓠口奇观	92
三 法不可弃 民不可伤	101

四	天夺民生 宁不与上天一争乎	108
五	碧蓝的湖畔 抢工决水的烈焰轰然激发	115
六	松林苍苍 老秦人的血手染红了一座座刻石	127
七	泾水入田 郑国渠震动天下	135

第三章 乾坤合同

一	功臣不能全身 嬴政何颜立于天下	146
二	嬴政第一次面对从来没有想过的大事	157
三	王不立后 铁碑约法	173
四	架构庙堂 先谋栋梁	183
五	李斯的积微政略大大出乎新锐君臣预料	190
六	以战示形 秦军偏师两败于李牧	200

第四章 风云三才

一	尉繚入秦 夜见嬴政	210
二	傲岸两布衣 论战说邦交	219
三	驱年社火中尉繚突然逃秦	228
四	春令定准直 秦国大政勃勃生发	236
五	清一色的少壮将士使秦国大军焕然一新	241

第五章 术治亡韩

一 幽暗庙堂的最后一丝光亮	248
二 韩衣韩车 韩非终于踏上了西去的路途	256
三 《韩非子》深深震撼了年轻的秦王	261
四 天生大道之才 何无天下之心哉	267
五 韩非在云阳国狱中静悄悄走了	279
六 濒临绝境 韩王安终于要孤城一战了	285
七 忠直族群而术治亡国 天下异数哉	297

第六章 乱政亡赵

一 秦国朝野发力 谋定对赵新方略	301
二 赵迁郭开 战国之世最为荒诞的君臣组合	306
三 不明不白 李牧终究与郭开结成了死仇	322
四 王翦李牧大相持	333
五 天方艰难 曰丧厥国	351
六 杀将乱政 巍然大国自戕自毁	359
七 灭赵大战秋风扫落叶般开始	368
八 秦王嬴政终于昂首阔步地踏进了邯郸	374
九 烈乱族性亡强国 不亦悲乎	383

第七章 迁政亡燕

- 一 燕虽弱而善附大国 当先为山东剪除羽翼 392
- 二 束手无策的燕国酿出了一则奇计 397
- 三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413
- 四 提一匕首欲改天下 未尝闻也 425
- 五 易水之西 战云再度密布 441
- 六 易西战场多生奇变 王翦军大破燕代 459
- 七 衍水苍苍兮 白头悠悠 472
- 八 迁阔之政 固守王道传统的悲剧 480

楔子

秦王政十年深秋时节，红霾笼罩秦川经月不散。

太阳堪堪爬上东方远山，瘦硬的秋风荡起了轻尘，渭水两岸橘红的土雾弥天而起，苍苍茫茫笼罩了山水城池田畴林木行人车马。大咸阳的四门箭楼巍巍拔起，拱卫着中央王城的殿宇楼阁，在红光紫雾中直是天上街市。连绵屋脊上高耸的龟麟雀蛇神兽仙禽，高高俯望着碌碌尘寰，在漫天飘浮的红尘中若隐若现。河山红颜，天地眩晕，怪异得教人心跳。然则，无论上天如何作色，曙光一显，大咸阳还是立即苏醒了过来。最后一阵鸡鸣尚未消散，城内大道已是车马辚辚市人匆匆。官吏们乘车走马，匆匆赶赴官署。日出而作的农夫百工们荷工出户，奔向了作坊，奔向了市中，奔向了城外郊野的农田。长街两侧的官署会社作坊商铺酒肆民宅，也业已早早打开了大门，各色人等无分主仆，都在洒扫庭除奔走铺排，操持着种种活计，开始了新的一日。

长阳街的晨市开张了。

这是咸阳南门内的一条长街。北口与王城隔着一片胡杨林遥遥相望，南北长约三里余，东西宽约十多丈，两厢店铺作坊相连，是秦国本邦商贾最为集中的大市。长阳街东面，隔着一片鳞次栉比的官邸坊区，便是天下闻名的尚商坊大

市。两市毗邻，国府关市署将长阳街定名为国市，将山东商贾聚集的尚商坊定名为外市。咸阳老秦人却从来不如此叫，只依着自家喜好，径自将长阳街呼为勤市，将尚商坊呼为懒市。个中缘由，却也是市井庶人的感同身受。若比货物，尚商坊外市百物俱备，长阳街国市则只能经营秦国法令允许的民生货物。诸如兵器盐铁珠宝丹砂座车战马等等，长阳街决然没有。若比店堂气魄，长阳街多为三五开间的小店铺面，纵有几家大店，也不过八九开间，至多两层木楼一片庭院而已。尚商坊则不然，六国大商社无不飞檐高挑楼阁重叠庭院数进，家家都比秦国大臣的官邸豪阔。便是尚商坊的散卖店铺，也动辄十数开间，铜门铜柜精石铺地，其华贵豪阔，其大店做派，都与长阳街不可同日而语。

老秦人还是喜爱长阳街。

质朴的秦市，有独到的可人处。勤奋敬业，方便国人，白日从不停业，入夜则一直等到净街方关门歇息。若没有战事，大咸阳不在午夜净街，长阳街总有店铺通宵达旦地挑着风灯，等候着不期而至的漂泊孤客。每每是五更鸡鸣，曙色未起，尚商坊还是一片沉寂，六国商贾们还在梦乡，长阳街的晨市早已经是红红火火了。早起的老秦人趁着朦胧天光紧步上市，或交易几件物事，或猛啜一顿鲜香之极的锅盔羊肉，完事之后立即去忙自己的生计。即或官府吏员游学士子，也多相约在长阳街晨市说事，吃喝间铺排好当日要务，便匆匆离市去应卯任事。日久成习，长阳街晨市不期然成了大咸阳一道诱人的黎明风物。

清晨相遇，市人的第一个话题大多是天气。

连日红霾，人们原本已经没有了惊诧，相逢摇头一叹，甚话不说便各自忙碌去了。今日不同，谁见了谁都要停下来嘀咕几句，说的也几乎都是同一则传闻：齐国有个占候家进了咸阳，占秦国红霾曰：“霾之为气，雨土霏微，天地血色，上下乖戾也。”不管生人熟人，相互嘀咕得几句，便争相诉说起一连串已经多日不说似乎已经遗忘了的惊诧疑问。有人忙着解说，甚叫霾，天象家阴阳家叫做“雨土”，老秦人说法是天上下土。有人便问，天上下土也得有个来由，秦川青山绿水温润多雨，何方来得如此漫天红尘整日作雨飘洒？有人便惊诧，老哥哥也，莫非秦国当真又要出事了？不管谁说谁问，话题都是一色的霾事。

“快去看了！南门悬赏！一字千金——！”

市人相聚私语之时，突然一个童仆从街中飞奔而过，清亮急促的稚嫩喊声一

路洒落。无论是店中市人还是当街洒扫的仆役，一时纷纷惊讶。一老者高声急问：“甚甚甚，一字千金？说明白也！”有人遂高声大笑：“碎崽子没睡醒，你老伯也做梦么？一字千金，我等立马丢了扫把，读书认字去！”街中店中，顿时一片哄然大笑。

“南门悬赏！一字千金！快去看了——！”童仆依旧边跑边喊。

随着稚嫩急促的喊声一路飞溅，市人渐渐把持不住了。先是几个好事者拔腿奔南门而去，接着店堂食客们丢下碗筷去了，接着，洒扫庭除者也拖着扫把抱着铜盆抹布纷纷向南门去了。不消片刻，连正在赶赴官署的吏员与游学士子们，也纷纷回车跟着去了。

南门东侧的车马场，大大地热闹起来了。

城墙下立起了一道两丈余高的木板墙，从城门延伸到车马场以东，足足两箭之地。木板墙上悬挂着一幅幅白布，从两丈多高的大板顶端直至离地三尺处，匹练垂空，壮观之至。最东边第一幅白布上，钉着四个斗大的铜字——吕氏春秋。铜字下立着一方本色大木板，板上红字大书：吕氏春秋求天下斧正，改一字者赏千金！一幅幅大白布向西顺次排开，上面写满了工整清晰的拳头大字。茫茫白墙下，每隔三丈余摆有一张特大书案，案上整齐排列着大砚、大笔、大羊皮纸。每张大案前站定两名衣饰华贵的士子，不断高声宣示着：“我等乃文信侯门客，专一督察正误之功！大著求错，如商君徙木立信。无论何人，但能改得一字，立赏千金！”

如此旷世奇观，潮水般聚拢的人群亢奋了。

不消半个时辰，南门东城墙下人如山海。护城河两岸的大树上，挂满了顽皮的少年。车马场停留的车马，被纷纭人众全部挤了出去。识字的士子们纷纷站上了石礅，站上了土丘，高声念诵着白布墙上的文章。人群中时不时一片哄然惊叹，一片哗然议论，直比秦国当年的露天大市还热闹了许多。大字不识一个的农夫工匠，此时则分外地轻松舒畅，遇见寻常难谋一面的老熟人，哈哈大笑着一嗓子撂过去：“老哥哥能事！快去改，一个字够你走遍天下！”对面老熟人也笑呵呵一句撂过来：“该你老兄弟改！一个字，够你老嫖夫娶一百个老妻！”呼喝连连，阵阵哄然大笑不断隆隆荡开在漫无边际的人海。那些读过书识得字者，则无论学问高低根基深浅，都被邻里熟人撺掇得心下忐忑，各个红着脸盯着白布黑字的大

墙，费力地端详着揣摩着，希图弄出一个两个自家解得清楚的字，好来几句说头。老秦人事功，你做甚得像甚，平日读书被人敬作士子，交关处却给不上劲，就像整日练武却从不打仗一样会被人看扁看矮的；改得改不得，不必当真，但有个说头，至少在人前不枉了布衣士子的名头。

突然，一个布衣整洁的识字者跳上了一个石礅，人海顿时肃静了。

“诸位，在下念它几篇，改它一字，平分赏金如何？”

“彩——！”人群哄然喝了一声。

布衣士子一回身，指点着白墙大布锐声念了起来：“这是《贵公篇》，云：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，必先公，公则天下平矣！……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，天下之天下也。阴阳之和，不长一类。甘露时雨，不私一物。万民之主，不阿一人。”

“高论！好！”人群中一片掌声喊声。

“改得改不得？”

“改不得——！”万众一吼，震天动地。

布衣士子无可奈何地做一个鬼脸，又指点着大墙：“再听！这是《顺民篇》，云：先王先顺民心，故功名成。夫以德得民心，以立大功名者，上世多有之矣！失民心而立功名者，未曾有之也。得民心，必有道。万乘之国，百户之邑，民无有不悦。取民之所悦，而民取矣！民之所悦，岂非终哉！此取民之要也。”

“万岁！”

“改得改不得？”

“一字不改——！”万众吼声热辣辣再度爆发。

布衣士子摇摇头，又回身指点：“再听，这是《荡兵篇》，云：古圣王有义兵，而无有偃兵。兵之所自来者久矣，与始有民俱。凡兵也者，威也。威也者，力也。民之有威力，性也。性者所受于天也，非人之所能为也，武者不能革，工者不能移。……天下争斗，自来者久矣！不可禁，不可止，故圣王有义兵，而无有偃兵矣！……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，亦大矣！兵诚义，以诛暴君而振苦民，民悦之也。”

“义兵万岁！”

“改得改不得？”

“改不得——！”

“不要赏金么？”

“不要——！”山呼海啸般的声浪淹没了整个大咸阳。

布衣士子跳下石磴，回身对着白布大墙肃然一躬，高诵一句：“大哉！文信侯得天下之心也！”一脸钦敬又神采飞扬地淹没到人群中去了，似乎比当真领了赏金还来得舒坦。

熙熙攘攘之际，一队人马护卫着一辆华贵的辎车驶到了。

辎车马队堪堪停在车马场边，已经下马的几个锦绣人物从车上抬下了一口红绫缠绕的大铜箱。其余锦绣人物，簇拥着一个散发无冠的白发老者来到了大白墙下。

书案旁门客一声长喝：“群众让道^[1]，纲成君到——”

人群哗地闪开了。大红锦衣须发雪白的蔡泽，大步摇到了一方大石前，推开前来扶持的门客，一步登上石磴。人群情知有事，渐渐平息下来。蔡泽的公鸭嗓唧唧回荡起来：“诸位，老夫业已辞官，将行未行之际，受文信侯之托，前来督察征询一字师。《吕氏春秋》者，文信侯为天下所立治国纲纪也。今日公诸于咸阳市门，为的是广告天下，万民斟酌！天下学问士子，但有目光如炬者尽可正误。正得一字，立赏千金，并尊一字师！老夫已非官身，决以公心评判。来人，摆开赏金！”话音落点，两名锦绣人物解开了红绫，打开了箱盖，码排整齐的一层金饼灿灿生光，赫然呈现在了人们眼前。

万千人众骤然安静了。

百余年来，商君的徙木立信已经成为老秦人津津乐道的久远传奇。老秦人但说秦国故事，徙木立信便是最为激动人心的篇章。无论说者听者，未了总有一句感喟：“移一木而赏百金，商君风采不复见矣！”不想，今日这文信侯一字千金，手笔显然是大多了。然则，商君作为是立信于民，这文信侯如此举动，所为何来？一部书交万民斟酌，自古几曾有过？那诸子百家法墨道儒，皇皇典籍如满天群星，哪个教老百姓斟酌过？再说，老百姓有几个识得字，能斟酌个甚，只怕能听明白的都没几个。要老百姓说好，除非你在书里替老百姓说话，否则谁说你好？噢，方才那个布衣士子念了几篇，都是替老百姓说话的。怪道交万民斟酌，图个

[1] 群众，战国话语，出《吕氏春秋·不二》：“听群众之议治国，国危无日矣！”

甚来？还不是图个民心，图个公议。可是，赫赫文信侯权倾朝野，希图这庶民公议又是为甚？老秦人原本木讷厚重，商鞅变法之后的秦人，对法令官府的笃信更是实实在在；凡事只要涉及官府，涉及国事，秦人素来都分外持重，没有山东六国民众那般议论风生勃勃火热。荀子入秦，感慨多多，其中两句评判最是扎实：“民有古风，官有公心。”要使民众听从一书之说而怀疑官府，老秦人自要先皱起眉头揣摩一番了。今日这一字千金，不像徙木立信那般简单，小心为妙。世间事也是奇特，若蔡泽不说，老秦人还图个热闹看个稀奇，尽情地呼喝议论；蔡泽气昂昂一宣宗旨，万千人海一时倒有了忐忑之心。

“天下文章岂能无改？在下来也！”

陡然一声破众，人海一阵骚动叫好，哗然闪开了一条夹道。

一个红衣士子手持一口长剑，从人海夹道赳赳大步到了大墙之下。蔡泽走下石礅，遥遥一拱手道：“敢问足下，来自何国？高名上姓？”红衣士子一拱手，昂然答道：“鲁国士子淳于越，孟子门下是也！”蔡泽不禁失笑道：“鲁国已灭，足下宁为逸民乎？子当楚人或齐人才是。”红衣士子断然摇手：“世纵无鲁，民心有鲁！纲成君何笑之有？”蔡泽摇摇头不屑与之争辩地笑了笑，虚手一请道：“此非论战之所，足下既有正误之志，请做一字师。”

“校勘学问，儒家当仁不让。”淳于越冷冷一笑，一步跨上石礅，剑指白布大墙，“诸位且看，此乃《仲秋纪》之《论威篇》，其首句云：‘义也者，万事之纪也，君臣上下亲疏之所由起也，治乱安危过胜之所在也。’可是如此写法？”

“正是！”周边士子同声回应。

“在下要改这个‘义’字！”淳于越的剑鞘不断击打着白布大墙，“义字，应改为礼字！万事之纪，唯礼可当。孔夫子云：悠悠万事，唯此为大，克己复礼也。礼为纲纪，不可变更。以义代礼，天下大道安在！”

人群出奇的冷漠，没有拍掌，没有叫好，红蒙蒙混沌天空一般。淳于越一时惊愕，颇有些无所措手足。突然，一个白发老者高声问：“敢问鲁国先生，你说的那个礼，可是孔夫子不教我等庶民知道的那个礼？那句话，如何说来着？”

“礼不下庶人！”有人高声一应。

“对对对，礼不下庶人！”老人突然红了脸，苍老的声音颤抖着，“万千庶人不能礼，只一撮世族贵胄能礼，也做得万事之本？啊！”

“说得好！老伯万岁——”

众人一片哄笑叫好，粗人索性骂将起来：“我当小子能拉出个金屎，却是个臭狐子屁话！”“直娘贼！礼是甚？权贵大棒槌！”“孔老夫子好阴毒，就欺负老百姓！”“还孟子门下，还鲁国，光腚一个，丑！不睬！”“鸟！还来改书，回去改改自家那根物事去！”

一片哄哄然嬉笑怒骂，淳于越羞愧难当，黑着脸拔脚去了。

“好！民心即天心，评判得当！”

蔡泽分外得意，长笑一阵，高呼一声：“《吕氏春秋》人皆可改，山东士子犹可改！”又吩咐下去，教门客们站上石礅，齐声高呼：“《吕氏春秋》人皆可改！山东士子犹可改！”蔡泽本意，是明知山东士子多有才俊，只有山东士子们服了，《吕氏春秋》才能真正站稳根基，所以出此号召之辞。但是，这句话此时在万千老秦人听来，却认定这是对六国士子叫阵，不由分说便跟着吼了起来，一时声浪连天，要将大咸阳城掀翻一般。如此直到过午，直到暮色，也没有一个士子来做一字师。

将灯之时，一个锦衣门客匆匆来到南门，挤到了蔡泽身边。

门客几句低语后，蔡泽大为惊愕，立即登上辒辌车淹没到红光紫雾中去了。

一 歧路在前 本志各断

月黑风高，一只乌篷快船离开咸阳逆流西上。

李斯接到吕不韦的快马密书，立即对郑国交了几件河渠急务，从泾水工地兼程赶回咸阳。暮色时分正到北门，李斯却被城门吏以“照身有疑，尚须核查”为由，带进了城门署公事问话。李斯一时又气又笑，又无从分辩。照身制是商鞅变法首创，一经在秦国实施，立时对查奸捕盗大见成效，山东六国纷纷仿效。百年下来，人凭照身通行已成了天下通制。所谓照身，是刻画人头、姓名并烙有官府印记的一方手掌大的实心竹板。本人若是官吏，照身还有各式特殊烙印，标明国别以及官爵高低。秦法有定：庶民照身无分国别，只要清晰可辨，一律如常放行；官身之人，除了邦交使节，则一定要是本国照身。李斯从楚国入秦，先是做吕不韦门客，并非官身，一时不需要另办秦国照身；后来匆忙做了河渠丞，立即走马到任忙碌正事心无旁骛，忘记了及时办理秦国新照身。加之李斯与郑国终日在山塬密林间踏勘奔波，腰间皮袋中的老照身被挤划摩擦得沟痕多多，实在是不太明晰了。照身不清而无法辨认，原本不能通行，李斯又是秦国官服楚国照身，分明

违法，又该如何分辩。说自己是秦国河渠丞，忙于大事而疏忽了照身么？官吏不办照身，本身便是过失，任何分辩都是越抹越黑。李斯对秦法极是熟悉，对秦吏执法之严更是多有体味，心知有过失之时绝不能狡口抗辩，否则，被罚十日城旦^[1]，岂不大大误事？

“如何处置，但凭吩咐。”

在山岳般的城墙根的城门署石窟里，李斯淡淡说得一句，甘愿认罚。不想，城门吏压根没公事问话，只将李斯摺在幽暗的石窟角落，拿着他的照身便不见了踪迹。李斯驰骋一日疲惫已极，未曾挺得片刻，已靠着冰冷的石墙鼾声大起了。不知几多辰光，李斯被人摇醒，睁眼一看，煌煌风灯之下竟是蒙恬那张生动快意的脸庞。

“李斯大哥，今夜兄弟借你。走！”

一句话说罢，尚在愣怔之中的李斯被蒙恬背了起来，大步走出石窟，钻进了道边一辆篷布分外严实的辎车飞驰而去。一路辘辘车声，李斯已经完全清醒，却只做睡意蒙眬一言不发。已经是咸阳令兼领咸阳将军的蒙恬，以如此奇特的方式借自己，实在是蹊跷之极。蒙恬不说，李斯自然也不会问。可是，究竟所为何来？李斯却不得不尽力揣摩。大约小半个时辰，辎车徐徐停稳，李斯依然蒙眬混沌的模样，听任蒙恬背了下车。

“李斯大哥，醒醒。”

“阿嚏！”李斯先一个喷嚏，又伸腰打了个长长的哈欠，再揉了一阵眼睛，这才操着北楚口音惊讶地摇头大笑，“呀！月黑风高，阴霾呛鼻，如此天气能吃酒么？”

“这是西门坞，吃甚酒，上船再说。”

“终究咸阳令厉害，吃酒也大有周折。”

蒙恬又气又笑，压低了声音：“谁与你周折，上船你自知道！”

“不说缘由，拉人上船，劫道么？”

“非常之时，非常之法，大哥见谅。”

“好好好，终究三月师弟，劫不劫都是你了。”

淡淡一笑，李斯跟着蒙恬向船坞西边走去。连日红霾，寻常船只都停止了夜

[1] 城旦，先秦至汉代通用刑罚之一。刑名取“旦（清晨）起行治城”之意，即自备衣食，清晨起来修筑城墙或服工程苦役。被罚者一般是修葺本地城池，为轻度违法之刑。

航，每档泊位都密匝匝停满了舟船，点点风灯摇曳，偌大船坞扑朔迷离。走得片刻，便见船坞最西头的一档泊位孤零零停泊着一只黑篷快船，李斯心头蓦然一亮。这只船风灯不大，帆桅不高，老远看去，最是寻常不过的一只商旅快船而已，如何能在泊位如此紧缺之时独占一档？在权贵层叠大商云集律法又极其严明的大咸阳，蒙恬一个咸阳令有如此神通？

“李斯大哥，请。”

方到船桥，蒙恬恭敬地侧身虚手，将李斯让在了前面。

正在此时，船舱皮帘掀起，一个身着黑色斗篷挺拔伟岸的身躯迎面大步走来，到得船头站定，肃然一躬道：“嬴政恭候先生多时了。”李斯一时愣怔又立即恍然，也是深深一躬：“在下李斯，不敢当秦王大礼。”嬴政又侧身船头，恭敬地保持着躬身大礼道：“船桥狭窄，不便相扶，先生稳步。”对面李斯心头大热，当即深深一躬，方才大步上了船桥。一脚刚上船头，嬴政便双手扶住了李斯：“时势跌宕，埋没先生，嬴政多有愧疚。”

“！”李斯喉头猛然哽咽了。

“先生请入舱说话。”嬴政恭敬地扶着拘谨的李斯进了船舱。

“撤去船桥，起航西上。”蒙恬一步上船，低声发令。

快船荡开，迅速消失在沉沉夜雾之中。船周六盏风灯映出粼粼波光，船上情形一目了然。船舱宽敞，厚毡铺地，三张大案不分尊卑席次按品字形摆开。嬴政一直将李斯扶入临窗大案坐定，这才在侧案前入座。一名年轻清秀的内侍捧来了茶盅布好，又斟就热气蒸腾清香扑鼻的酹茶，一躬身轻步去了。嬴政指着年轻内侍的背影笑道：“这是自小跟从我的一个内侍，小高子。再没外人。”

李斯不再拘谨，一拱手道：“斯忝为上宾，愿闻王教。”

嬴政笑着一摆手，示意李斯不要多礼，这才轻轻叩着面前一摞竹简道：“先生既是荀子高足，又为文信侯总纂《吕氏春秋》。嬴政学浅，今日相请，一则想听听先生对《吕氏春秋》如何阐发，二则想听听先生对师门学问如何评判。仓促间不知何以得见，故而使蒙恬出此下策。不周之处，尚请先生见谅。”

“礼随心诚。秦王无须介怀。”

“先生通达，嬴政欣慰之至矣！”

简洁利落却又厚实得体的几句开场白，李斯已经掂量出，这个传闻纷纭的年